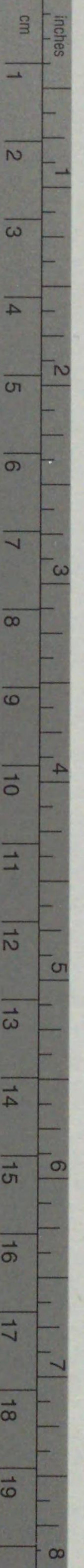


陽村集

卷二十九之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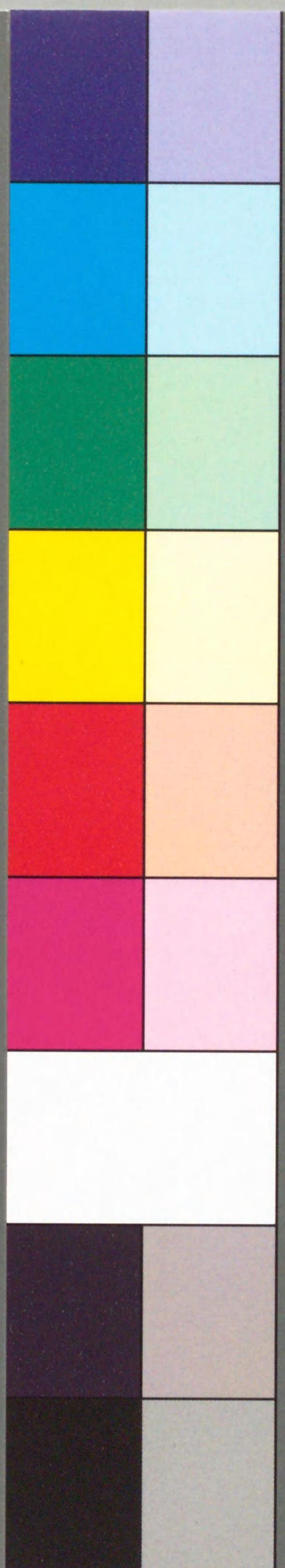
W142  
H3

巾失あり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W142  
H3

Faint ghosting of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ppearing a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of light grey ink.

 I 種  
W

  
\*1200501867386\*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青詞類

祈雨太一醮禮青詞文 奉教撰

初天自民而視聽所欲必從月離畢以滂沱其應甚

速庸修淨醮仔沐真寐二道得一以最尊默幹生成

之化禮至再而彌敬敢殫昭格之心茲勤仰止冀借

霈然二天無私而德是輔常聰明而降監人有失而

妖由興蓋恐懼而修省俯殫丹懇仰叩玄機願以寡

躬叨承景緒為政以德尚知夙夜而祗勤莅事惟煩

寧免賞刑之僭濫斯絲毫氣之感召以致咎徵之存



臻旱魃為災春不雨夏不雨而大甚螟蝗害稼苗亦  
食葉亦食而卒瘁慟先祖之于摧故靡神而不舉雖  
六祈禱之遍罔獲報應之彰綏奠之以興雲旋杲杲  
而出日且當共月而電集既損農田况值梅天雨雪  
來尤駭人聽豈惟禾黍之盡槁乃至草木而皆焦是  
雖係人事之有愆恐亦虧天心之生物予小子之否  
德固當被譴罰之加彼庶民之無辜何忍視飢饉之  
至每念此而隕涕寧丁我而受瘡簡在帝心宜為民  
請伴越道殿恭展醮儀儻歎之誠格明之之鑑致  
令妖氛頓釋甘露普霑四時行百物生天道順而不

或六府修三事理民生厚而益隆嚮歛福於箕疇過  
歷年於周鼎

功臣都監行大上殿誕日祝壽北斗醮禮青詞  
文

初天高而在上覆育無遺誠歎之而由中感通甚  
速茲修淨醮用祝遐齡二道固宅於希夷本無二致  
禮當盡其誠敬宜切再陳肆竭一心用祈萬壽三獻  
居所而幹天樞分萬化而不或臣歸羨而報君德至三  
祝而益虔爰瀝丹悰莫加玄佑恭惟太上王殿下挺  
神武之德值曆數之歸應千載而創丕基廓清禍亂



厭萬機而傳聖嗣怡養精神功既侔於殷周道可追  
於軒昊臣等俱以庸品幸際昌辰開國承家得見飛  
龍之造陳力就列曾無汗馬之勞遂濫與於勳盟乃  
優蒙其賞典雖粉身而難報惟薦美之是勤肆當彌  
月之期切祝後天之壽庸趨寶殿恭展醮科心香繞  
熏神鑑卽照致令太上王殿下求膺多福享春秋難  
老之徵垂裕後昆衍子孫逢吉之慶

功臣都監誕日醮禮青詞

初視不見聽不聞默幹神化進思忠退思輔豈報君  
恩庸修星醮之嚴典枉雲輶之降二敕道本一致固無

聲臭之名誠至再勒自有感通之理庶陳薄奠敢祝  
遐齡三星辰居所令萬物以生成臣子盡心祝一人  
之壽考至誠斯切靈貺卽臻伏念臣等俱以庸材幸  
遭盛際光依日月獲霑恩渥之私誓指山河濫與勳  
名之列暨子孫而蒙慶極天地而難酬受值誕彌之  
辰益勤請祝之懇肆指道籙恭陳醮儀伏望主上殿  
下閱莊椿八千春本支既茂嚮箕範九五福邦國永

昌

功臣都監北斗醮禮青詞

星辰高而在上幹萬化而不差臣子切於祝君殫一



心而無怠丹悰既瀝玄佑邁加伏念臣等俱以庸資  
幸逢盛際攀龍鱗而共躍得依日月之光軟牲血以  
同盟監預山河之誓雖粉身而難報惟薦美之是勤  
肆卜吉辰恭修淨醮虔祈極感應即通致令建皇  
極而錫庶民膺其壽九五福敬天休而祈求命享  
詰億萬年

功臣都監祝上北斗醮禮青詞之

初敬照臨下土默司造化之權瞻仰昊天敢竭顛傾之  
懇具垂歆顧優錫安將獻雲漢於昭妙粹一元之氣  
潢汙可薦式陳拜獻之儀庶諒霞誠暫舒風馭三獻斗

為天之喉舌營萬彙之生成臣作君之股肱同一體  
之休戚茲殫丹幅用丐玄扶恭惟我主上殿下聖敬  
日躋聰明時乂昭事上帝恒存實畏之誠懷保小民  
詔布寬仁之政乃曰遭喪而過毀以致成疾而不寧  
故在我國人之憂懷咸望彼天心之保佑矧惟臣等  
濫與勳盟常蒙恩渥之最優倍祈壽考之彌切肆越  
道殿恭設醮儀誠款雖微感通斯速致令主上殿下  
病患消釋壽筭增延隆至治於萬年永膺天祿行丕  
圖於百世益固邦基

誕日醮禮青詞文



天聽必卑曲遂群生之願君恩至重惟勤求命之祈  
丹襟既虔玄應奚阻伏念臣等俱以庸陋幸際休明  
乘運躍鱗共沐涵濡之澤同盟歃血再蒙寵賚之榮  
列爵皆極於封君宥過亦延於後嗣在一生而難報  
誓萬世而不忘茲當統電之辰願獻齊天之筭致令  
主上殿下千祥百瑞駢臻九闈之中億載萬年永作  
三韓之主肆陳醮於北斗敢祝壽於南山儻此誠心  
格于昭鑑

六丁神醮禮青詞

於赫紫微有嚴玄武分上下左右之位如質如臨主

威福予奪之權不僭不濫茲將哀籲庸瀆聰聞念以  
無良適丁多艱暗於理亂持危之術胡能有虞畧於  
經遠保大之規罔知攸濟雖將卒盡悴以防戎乃盜  
賊無憚而侵陵狗偷既恣於海瀕蠱毒又延於陸地  
蔓難圖也勢孔熾而方張燎可撲乎事將非而莫救  
方懷畏尾之意恐有噬臍之憂矧由水旱之相因以  
致公私之俱乏曷故恒陽之為咎至於今日而猶然  
民靡子遺何忍老羸之轉壑君誰與足實漸寡昧之  
為邦慄之若殞于深兢之如履其薄唯設溪毛之薦  
仰邀雲馭之臨儻賴神休獲安國步致令兵塵汛掃



時雨滂沱千斯倉萬斯箱終善且有一曰壽二曰富  
俾熾而昌

赦厄兼鎮兵六丁神醮禮青詞

紫微昭回玄武布列定上下左右之位如質如臨主  
威福予棄之權不借不濫敢殫誠而奏假異加惠以  
綏將伏念以幼中之資遭危累之日叛臣生事於外  
欲逞奸兇鄰寇請地於邊安知詐偽而况寡躬多疾  
大母高年念之而憂虞茲深卜之則厄會方至罔知  
彼濟若游川而無涯因謂之安如卧薪而措火非人  
力之所能救也惟神休則尚可賴焉醮儀既修於丁

辰表懇即通於冲鑑伏願太后壽考小子康寧胡人  
遁箴不敢南下而牧馬倭奴投順爭欲北面而稱臣  
大國敦子惠之心小民急親戴之義

六丁神醮禮青詞

神必庇貺於人故受享無所羞愧君為撫臨於國當  
有難能不憂勞爰竭愚衷用祈陰陽切以叢糸倭寇  
浸于我疆初焉鼠竊以文後乃鴟張而肆虐以虔劉  
而為業以劫棄而為生於天意何所容使之益熾在  
民心不堪忍欲其盡殲矧惟孤兒寡婦之含冤乃至  
戍卒防夫之極瘁神若愍然而不恤人何仰止而有



求事至極而言不自知禮雖微而誠或可格伏願駟  
長風而掃賊海道鏡澄霽休澤而潤民州閭播比然  
後人將報謝神有歸依

本命醮禮青詞

杳難謐斯天無言而制化理不異也人受命而成形  
苟整斷霞宜傾靈鑑念予賦質耦我至尊陰教難以  
施愧無淑妃之德家道幾乎亂恐有牝雞之晨欲禴  
禴其奈何惟予棄之可畏肆按仙科之典恭陳滌滌  
之羞致令穩閱年茲益享惟新之慶更延壽錄永成  
偕老之期

靈寶道場青詞

初臨之上質之旁洋洋如在誠於中形於外斷斷無  
他異枉冷風俯歎行潦蔽庶右享之瞻昊天而敬仰  
再斯可矣酌潢汙而益慶求燕來寧俾昌俾熾無  
聲無臭粵道難名有始有終惟誠為貴事之以禮感  
而遂通念以耿冲叨承付卑顧五年之踐杵無一日  
之安心兵之精強外寇深入而無憚人懷疑貳內訌  
屢生於不虞大邦責貢而莫效蠱誠遠國遣使而交  
知狙詐室如懸磬豈聞紅腐之陳陳民靡有黎可嘆  
赤立之子子興言及此深用惻然既失撫養之仁愧



居司牧之任是當自責豈在他求矧允咎徵之臻皆  
由不德所召宜側躬而修行以轉禍而為祥茲按真  
科式嚴淨齋伏願早懇上奏明神降監綱紀四方措  
邦基於不撥本吏百世受帝祉於無疆文武和同遠  
近交附更闡絃歌之化不聞金革之聲

金星獨醮青詞

初明明在上默幹轉移之機斷斷無他常懷瞻仰之  
望冀垂降鑑俯諒卑忱亞大道希夷固難名狀至誠  
懇款可感神明爰推獨醮之儀庸瀆拜獻之禮三天  
垂象而示譴式彰仁愛之心金為緯而有威悉權與

棄之柄茲殫懼福敢丐扶持伏念猥以庸質獲居大  
位兢業圖治每當夙夜而勤警戒相成尚賴閭門之  
助頃當中宮之遘疾備嘗良藥而難醫乃禱于上下  
之神僅保其性命之活今據日官之上奏為陳金耀  
之失躔其行犯於軒轅其忌在於宮掖深懷恐懼之  
意爰舉禳禳之規肆竭危悰俾陳捕醮致令災咎悉  
釋福慶駢臻椒闈諧琴瑟之和共膺壽考揄塞絕戈  
兵之敬言永啓隆平

北帝神兵護國道場青詞

初寃寃昏默道難得名恭敬齊明誠無不格茲將洞



酌之潦望垂陰陽之仁二惟皇上帝常垂象以現吉  
凶肆子冲人靡有爭而爲誠敬其回玄鑑俯諒愚衷  
三敵天失時則爲災譴告之意至重帝居所而不動歸  
向之誠彌深以子無良遭家多難賊子亂常于內痛  
不容言邊臣構篡於鄰咎將誰執雖夙夜不遑暇食  
於天地若無所容顧隻影而獨悲恐堅冰之將至雷  
當冬而震發霧連日以沉湎考諸大史之書是乃戎  
兵之兆南憂海寇之侵犯北慮山戎之覬踰甚欲圖  
存誰能禦侮勢已危而不省如有抱火而措積薪樊  
欲救則當先宜若奉漏而汲焦釜茲陳法醮望賴神

扶伏願夏暑雨冬祈寒各順其序兵凶器戰危事永  
絕其萌

繫城醮青詞

初海上山高迥隔人家之繫擾壇中天近可邀仙取  
之降臨薄真斯陳明神如在二獻酌行潦而再陳明信  
可薦驅冷風而先道感應孔昭庶借顧歆優加扶佑  
三獻神聽不惑庇貺斯人天覆無私照臨下土事之以  
禮感而遂通切念摩利之山檀君攸祀自聖祖爲民  
立極俾續舊以垂休暨後王避狄遷都亦賴茲而保  
本故我家守之不墜而小子承之益虔夫何倭寇之



陽村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九  
狗偷以致我民之魚爛雖遠疆之受侮尚所表聞况  
厥邑之被侵胡然忍視豈明威之不驗實不德之無  
良是難他求唯在自責然人君不安其業則神將無  
所於歸茲因舊典之遵敢告當時之患早忱教之實  
鑑明之致令海不揚波丕享梯航之輻湊天其申命  
光膺社稷之安盤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教書類

敬孝大王祠廟配享功臣教書

王若曰喪既畢於三年神主升祔於宗祏功可傳於  
萬世人臣與享於廟遵禮遵古今之相公思豈幽明  
之有間雞林府院大君王煦風猷凝峻器度宏深初  
寵遇於德陵視猶子而賜姓後登庸於穆廟命作相  
而不名秩同親戚而並豐榮匪他人之可擬矧觀平  
日之行事無愧前賢之所為事君能致其身心專翊  
戴理國如指諸掌業茂經綸乃聖並并之徒將申整



理之法方致奸宄之膽落遽為黎庶之涕零興言及  
茲深用為感雞林府院君李齊賢德無爵蔭學貫天  
人負綫於宣祖之西巡備嘗艱險秉鈞於敬考之南  
面克著庸勞忠勤歷事於六朝終始不渝於一節四  
登相府而躬恭讓之爰再掌禮闈而號選掄之公理  
思亂安思危恒存憂國之念高不驕滿不溢慎守保  
身之機英華散為文章經術措諸事業利涉允資於  
舟楫稽疑有賴於著龜惠澤洽于東民休聲振於中  
國遺風未殄永世難忘夏城府院君曹益清立志純  
誠持身謹慎力扶十年之潛德式至今休位副萬民

之具瞻恪遵前憲赫赫邦家之碩輔堂堂社稷之重  
臣永著著於冊書豐烈褒於青史益山府院君李公  
遂方嚴信厚博大寬明貴極皇儲之展親心愈下而  
能儉愛遭孽豎之伺釁志彌堅而莫回忠言切於格  
非義色形於率下有為有守之學問可畏可象之威  
儀瑞典君柳淑志節清高學問贍富早守中闈之付  
託久勞外郎之艱難委質無貳於一心盡忠殆踰於  
三紀昵侍帷幄從容借筋之謀說稱詩書密勿陳謨  
之戒特荷腹心之寄崇居喉舌之司故能言聽而計  
行以至功成而名遂既歷本兵之府而升出政之堂



子房願從於神仙予嘉智之是尚治長雖在於縷綫  
皆曰罪之為非盍旌厥庸以雪其憤念以屏質托于  
丕基方懷在疚之嫫嫫惟識小心之翼翼恐難任列  
祖之付畀思得與諸卿而共圖爰躋從祀之班式示  
有功之報於戲記功宗而秩祀庶幾周誥之共貞迪  
高后而降祥罔俾殷盤之專美卿等受命篤弼予其  
垂拱仰成故茲教示尚宜知悉

教判厚德府事韓恪

王若曰死生之理通乎陰陽是人物之常道君臣之  
義篤於終始為國家之恒規矧所事之師儒宜特加

於恩禮故輸忠贊化功臣匡靖大夫判厚德府事右  
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事上護軍韓某學傳瀛洛筆  
繼鍾王早承先考之知久荷代言之職八告于后必  
陳經世之謨慎簡乃僚俾受傳予之命茲以幼冲之  
日獲聞教誨之言何期天不吊以降災予靡堪於多  
難中罹變故雖廢斥以投閑終謂登庸必都俞而致  
理胡不幸而短命乃莫相於我家興言及茲痛悼無  
已今遣密直司知申事右文館提學知製教兼春秋  
館修撰官知典理司事廩廷秀賜酒牲奠嗚呼氣有  
聚散卿隨物化而不疑人無老成予念邦瘁而有感



尚期貞魄膺此寵章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判三司事鄭道傳

省所上高麗國史三十七卷事具悉蓋聞王者代德而有國必命文臣修史以成書非惟備一代之典章抑亦垂萬世之勸戒若稽王氏之世襲稱高麗之名能合三韓以為一統歷歲之久將五百年傳世之多踰三十代興衰治亂之迹善惡得失之端記錄悉繁殘缺亦甚苟非付於良史焉得成其全書惟卿學窮經史之文識貫古今之變議論之正皆本乎聖賢之言臧否之明必辨其忠邪之趣佐我開國有厥成功

嘉猷可以補政教之施雄筆可以托制作之任溫溫儒者之氣像巍巍大臣之風儀肆予當即位之初知卿有適用之學俾居輔相之列又兼國史之官果能於變理之餘得遂其編摩之效表年以首其事因畧以致其詳有變有常去取悉開於大體或褒或貶是非不纒於曩賢事該其本末而不至於繁文貴乎簡質而不至於俚不待游夏之贊蔚有班馬之風披閱以還嘉嘆無已宜致匪頒之寵以旌撰錄之勤於戲虞史作堯典之文既以施其直筆殷鑑在夏后之世所當戒於前車今賜卿某某等物至可領也故茲教



示尚宜知悉

教藝文春秋館大學士鄭摠

省所上高麗國史三十七卷事具悉前世興衰之迹必待後人而成書後王勸戒之端具載前史而可鑑粵惟王氏奄有高麗合三韓而為一家自五季而事中國世代既久記錄甚繁且因喪亂之屢更頗有殘缺而未備况記者非一手以密詳畧之不同或言之亦多端曲直邪正之難辨如或成一代之實錄必須得三長之全材惟卿氣醇以清學邃而富言辭簡質而必信文章典雅而可傳皮裏春秋能謹嚴而有守

曾中權度自精切而不差當予開國之時賴卿協謀之力爰升出政之府俾兼秉筆之官既致力於贊襄亦專心於撰述以公羊三世之事法司馬編年之規勒成全書垂示來世議論無愧於唐鑑鄙吝不生於漢書有變有常筆削之情著矣可法可戒善惡之效昭然予心曰嘉賞典是厚於戲雖茲不繁雖質不俚可謂有良史之材與治必興與亂必亡蓋亦觀前代之事今賜卿某某等物至可領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母弟靖安公

易時集卷三十一



王若曰惟王建國式開鞏固之基宗子維城爰重崇  
高之勢將茅土廣樹其藩屏以葛藟能庇其本根矧  
有佐命之功宜篤展親之禮若稽文武之世乃建魯  
衛之親其在宗盟必先同姓非直示私恩之溼抑亦  
褒勳業之多茲爾母弟靖安公太宗稟德剛明衷心  
貞亮博雅好古學已窮六籍之文英邁絕倫勇可棄  
三軍之帥事君盡克忠之節奉使著專對之材非仁  
義不與言得孟子責難之道惟孝友施於政有君陳  
令德之風當上王歷試之時寔高麗將亡之運征斂  
暴橫而人民咨怨用捨顛倒而賢智退藏上王以德

言之足聞偵讒邪之文搆能遵養而時晦懋聖敬之  
日躋爾乃痛念生民之艱欲靈君父之耻首先倡義  
衆亦合謀順天應人扶龍德於九五位化家為國行  
鴻圖於億萬年克全忠孝之功當極勳親之寵疏封  
列爵雖違為盤石之宗策命旌功乃不與山河之誓  
姑以避親嫌於當日盖將待公論於後時通有奸臣  
之潛謀適乘上王之不豫挾幼孽以煽亂致宗社之  
幾傾乃能先知旋即戡定周公善處於骨肉之變惟  
義之從管仲能迂於長幼之間所輔者正天叙以之  
而既勅邦本以之而不搖惟天惟祖宗陰隲是賴有



民有社稷景祚以迄顧以眇躬叨承大命不獲辭於  
否德猥以嗣於丕基夙夜惟寅淵永以場上欲副上  
王之付畀下欲遂下民之底綏任莫大焉憂茲甚矣  
尚賴匡輔之力思免怠荒之愆况爾至親與吾敵休  
誠休感之所共益弼亮之益虔者予莫能為國以禮  
而爾可曰在家不知予若無添於為君爾亦有辭於  
永世今錄前功於既往益期後效於將來策命爾為  
開國一等功臣爰命有司舉行賞典圖形勒功土田  
人口之錫一依舊例仍賜以下逸

達儲副教

王若曰自昔王者之達儲所以尊宗祀而重國本也  
稽諸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或世或及惟其至  
當而已予以寡昧嗣守景緒嚴恭思治于茲三年矣  
顧無嫡嗣而有庶孽曖昧不惠每思繼序之重恒懼  
得人之難夙夜兢惕罔敢違寧惟念同氣之親庸篤  
友于之義不期懷安公芳幹崇信姦回妄生疑忌稱  
兵搆亂禍在不測即命靖安公太宗摠師往討幸賴  
天地宗社之佑旋即戡定不日清明尚憐象憂之情  
不忍管辟之致已將芳幹安置私莊黨與人等各以  
輕重處決蓋緣國本之未定人心之易搖禍亂斯生



以至此極與言及茲深用惻然宜達卍弟之賢以端  
邦本之固靖安公其氣挺英朋資全勇智文武之略  
秉自生知孝悌之誠發於至性佩服詩書之訓識達  
政教之方左右上王効忠竭力以達開國之功捍衛  
寡兄拔亂反正以成定社之烈宗社之所永賴臣民  
之所共知勲德既隆謳歌悉歸是用冊命為王世子  
以慰輿望載惟儲副之任必兼監撫之權仍命勾當  
軍國重事咨爾宗親耆老宰輔臣僚中外人民咸體  
予懷各供爾職祗順元良之德以輔予治茲行冊禮  
宜布寬條自建文二年二月初四日昧爽以前除謀

叛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天奴婢殺主蠱毒廢  
魅但犯強盜謀故殺人及芳幹黨與知情人外已發  
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罪無輕重咸有除之敢以  
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為父為子益  
敦慈孝之心宜民宜人永啓隆平之治故茲教示想  
宜知悉

教王世子

太宗

王若曰恭惟祖宗仁厚積德以集景命逮我啓運神  
武太上王之肇興也王世子某明炳幾先灼知天命  
首唱大義以建鴻業則我朝鮮之開國惟爾功寔多



故當初達儲之議物望咸歸於爾不期權姦會立幼孽將傾社稷天誘其衷建策戡定以安宗社則我朝鮮之再造亦惟爾功是賴國於爾時已為其有乃執冲謙申啓太上謂予不毅居嫡之長俾命以位予辭不獲黽勉即政于茲三年天意未允人心未孚旱蝗為災妖孽洊至是皆寡昧非德之致慄慄危懼俯仰有忤矧予素纏風疾眩於萬幾勞神應務恐致彌留思釋重負以付有德庶可以上答天心上慰輿意咨甫王世子稟剛明之德挺勇智之資仁義秉於生知孝弟本乎至性學問精於義理英謀合於變通固處

哲之離倫乃謙恭之彌謹早以濟世安民之量克成拔亂反正之功謳歌之所歸宗社之所賴惟賢惟德宜承大統予遜王位俾傳於爾余將退就私邸優遊怡養以保期順於戲天人之情必附於有德宗社之統當傳於至親故世及以相承實古今之通義爾其益虔于德夙夜祗懼敬天勤民俾萬世無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荅領司平府事河崙進樂章教書

王若曰蓋聞君臣之間貴於進戒聲樂之道在乎象成故九叙之歌禹既戒之賡載之歌臯陶亦陳之此



虞廷君臣交相警戒以興至治者也迨乎成周其道寢備雅頌之作洋洋至今惟卿天資明敏學術精微所見之正卓爾甚高所守之堅確乎不拔八而陳謨必盡其規益出而施政必極其精詳嘗戮力以定社又殫誠而佐命嘉乃丕績再與同盟俾長庶寮以輔予治今觀所進覲天廷受明命樂章二篇匪直詠歌切於陳戒惟予之八覲也臣子職分之當然其受命也天子恩數之幸及其在否德皆無可歌卿乃作為詩歌以寓勸勉規戒之意蓋欲永思其艱以保其成於無窮也忠義之誠藹然可嘉矧其辭義之雅聲氣

之和可以追配古之作者亦可以傳於後世也觀覽之際良深感愧已令有司被之管絃以為宴享之樂不忘規戒之辭於戲七德舞歌雖可愧事功之不逮五言出納宜益在治忽而罔愆遺書指不多及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書

王若曰予以涼德托於一國臣民之上仰思太上創業之不易俯念小民持守之惟艱夙夜祗懼敬天勤民尚慮下情未獲上達置中聞鼓以伸冤抑乃緣寡昧不明于德茲祚以來災異荐至再降教旨求聞謹



言要皆可用而未盡舉行以致失信之多遭者大風  
拔木久雨害穀山岳崩頽廬舍漂溺陰殄之災未有  
憐於今日傷和致異咎實在予痛自刻責若殞于淵  
已德有虧何以修之國政有失何以改之施為何以  
合天享祀何以感神典禮豈盡叙秩紀度豈盡修明  
用捨豈盡得宜請謁豈盡不行銓選若何而有壅詞  
訟若何而久滯風俗若何而不美賦役若何而不均  
豪強豈無其撓法姦猾豈無其肆暴刑罰豈無其寃  
屈法令豈無其紛更惡咎隱於無形而未著歟禍患  
藏於所忽而未覺歟興言及茲深用惕厲致災之故

何由弭災之術安在咨爾大小臣寮時散六品已上  
如有欲言者上自寡昧之闕失下至生民之利病毋  
嫌訐直毋憚權貴指陳所懷悉言無諱予其採納以  
裨治道雖有不中亦且優容於戲唯失德所以致災  
故當罪已而修省蓋求言將欲改過敢不虛懷而聽  
從各盡乃心以輔予治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上書類

上書

即註此書雖非南行所作  
本故冠之

云云近日臺省上狀論執藝文館提學臣李崇仁罪  
狀殿下天資明睿灼其無他優容保全復其爵位而  
論者愈堅指為不孝不忠殿下重違諫憲乃下其狀  
擯黜崇仁以示至公明睿之照從諫之義可謂兼至  
矣然有君如殿下之明有臣如崇仁之賢而反以大  
惡得罪以累聖明甚可惜也不得不辨臣故觸冒威  
憲隨條辨明伏惟聖慈垂察焉夫謂崇仁為不孝者



以其母歿三年之內為試官也然當是時其父先臣元具極老且病命在旦夕恤恤然欲及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榮也國家重崇仁之才閔元具之志聞于上王俾掌監試若崇仁苟辭則是知有死母而不知有生父也欲免其身後之謗而不恤其父當時之志也故雖內不自安勉就職是雖有過孔子所謂觀過知仁者也足誠孝子之不幸不可謂之不孝也今之仕者或有父母俱歿三年之內冒于口傳赴試登第者或有踐華塵坐府司刑人殺人不以為愧者不審此人父母俱歿為誰榮乎為自己也為父忍母猶

為不孝為自己忘父母得為真孝乎况我國人能行三年喪者萬或有一國家又設起復之法以棄其情若罪崇仁必求能行三年喪者用之則是每萬得一臣恐殿下不能得人而用之也不察崇仁愛父之情累以不孝之名豈不甚可惜乎夫謂崇仁為不忠者以其推辨永興真偽之事既稟上命宜即自詣遷延不進以至隱避也然崇仁大臣永興真偽之辨言語之小失也以國家尊法處之不過送一公絀問之而已又况前日憲司上書以為大臣犯法不使就吏職辱殿下然之既下其狀定為判格故崇仁恃國家之



舊法信毀下之判旨不即就辨及至憲司發怒推致  
然後知舊法之不足恃判旨之不足信勢窮事迫至  
於隱避是雖怯弱亦由處之失道使之驚惧非是崇  
仁心懷不忠敢拒上命也其涉永興真偽之事蓋其  
天性慈祥篤愛朋友適與可與輩比隣相從得聞其  
言非是崇仁誠妄倡為此言也及後爵位不即進謝  
者誠畏憲司亦非不敬上命也若夫奉使中國身親  
賣買之事其致謗有由焉指揮姓陳者其妻即崇仁  
妻之宗族也因徃其家經過市巷又欲遊觀行于道  
上有與崇仁不協者因為此言以誣毀之聽者不察

以為實然若果賣買以辱國家則臣之奉使適在崇  
仁使還之後當得聞之臣在中國未嘗一聞崇仁賣  
買辱命之事不審議者其足未嘗躡中國之境其耳  
何得聞此事乎謗者果能賢於崇仁者乎徒信謗者  
之言而不信崇仁之行又何偏也惟我國家臣事大  
明以來表箋詞命多出崇仁之手恭愍得謚上王襲  
爵皆崇仁文章之力也得免歲貢金銀馬布亦崇仁  
之力也皇帝屢稱文章之義謂我國有人物者亦是  
崇仁之功也崇仁文章簡潔高古間世挺生中國罕  
有國家諱命不可不使此人掌之也議者不此之察



反信小人陰毀之言敢以大惡加之豈不甚可惜乎  
親親尊賢二者為天下國家之大經也殿下親重宗  
室欲雪其耻特命所司以明永興真偽之由親親之  
道可謂得矣崇仁久為侍讀之官殿下所受教之臣  
也縱有疑謗不為辨理即令放黜尊賢之道有未至  
焉臣竊為殿下惜之也亦宜為之特命所司推明其  
謗自出之由謗者果能不買中國一毫之物者乎崇  
仁行貨必不能神傳而鬼輪用車幾兩馱馬幾匹其  
車果皆崇仁之貨乎其馬果倍他人之例乎一一推  
明謗者真無一毫之買車皆崇仁之貨馬倍他人之

例然後明正崇仁之罪則崇仁自服而萬世稱殿下  
之公矣若謗者亦有販買之物其車非盡崇仁之貨  
其馬非倍他人之例則謗者真誣陷君子之小人也  
宜正謗者誣陷之罪以雪賢臣受屈之辱則尊賢之  
道亦得而萬世皆稱殿下之明矣議者又以為崇仁  
讀書通理素有重名難同其他無知之人所犯雖小  
宜置極刑又何必思之甚也不識義理無補國家者  
有所犯則以為不足教恒容而保之能通文章有益  
邦國者小有疑則以為不可赦必推而陷之則是後  
進之士皆欲為苟免無耻之人誰肯苦心極力窮經



通理得虛名而取實禍乎其壞人心術墮士風而誤後學也甚矣自古有議賢議能議功之法賢者能者或有所失議其賢能後以未減所以使人人皆勉於為賢能也今之議者不此之察反重賢能之罪是沮後人為善之志也假使崇仁誠為有罪若議文章之功特加赦宥後進之士皆勉於為學矣况今崇仁之罪如臣所陳皆有可議者乎伏望殿下下臣此書于都評議使門下府司憲府推詰謗者明其曲直以雪其耻以褒其賢以尊師儒以勸後學公道幸甚國家幸甚昔周公孔子皆大聖也周公未免於有過孔子

未免於被毀微孟子之辨則匡章未免為不孝無同舍之歸則不疑未免為盜金古之聖賢不幸被謗亦多有之願殿下不以被謗而輕崇仁也殿下若以臣言為可舉而施之以為不可宜付有司以正臣朋比罔上之罪臣寧欲與崇仁同被重責雖死無恨不欲坐見崇仁以誣得罪而貪位畏威緘默苟容也故觸冒天威敢陳警說

國家臣附皇明以來使臣之行貨徃徃皆是而子安獨被重譴者以素有重名誤之也前書所謂反重賢能之罪以沮後進之學者為此也其



誘出自一時偕行金氏家隸自仁之口蓋恐子  
安當初禁制其多貨也臣書既上憲司始推詰  
自仁不問其身賣買與否但問子安彼既欲害  
子安陰毀於前矣豈不夕張虛教而樂告之哉  
然其所言不過書籍藥材若干物而已適有敝  
令因放自仁又不數日而使見逐赦在白仁而  
不及子安與使抑何偏歟因錄前書而并記此  
非敢說人以無罪也

請罷私兵狀

司憲府臣迎門下府郎舍臣若來等言兵權國家之

大柄當有統屬不可散主散主無統是猶大阿倒持  
授人以柄難以制故典兵者衆各樹徒黨其心必  
異其勢必分交相猜貳以成禍亂同氣之相殘功臣  
之不保恒由於此古今之通患也故孔子曰古者家  
不嚴甲言無私兵也禮記曰兵革嚴於私家非禮也  
是謂贊君言人臣而有私兵則必至強僭以脅其君  
也聖人立法垂訓以防後世之患可謂至矣昔宋大  
相即位之初從容談笑能解功臣兵權使得保全可  
為後世之法魯之三家晉之六卿漢末之群雄並起  
唐季之藩鎮跋扈皆畜私兵以構其亂亦可為後世



之戒也惟我太上主開國之初特置義興三軍府專  
掌兵權規模宏遠而時議者以為革命之初人心未  
定當備不虞之變宜令勲親各典私兵以應倉卒由  
是私兵未能盡除而典兵者反謀煽亂禍在不測幸  
賴上天啓佑殿下靖難定社式至今日私兵之議尚  
復如舊因循未除臺諫已嘗上章請罷殿下以宗親  
勲臣可保無他使復典之未幾莆壩之禍發於至親  
由是觀之私兵之置徒以生亂未見其益臺諫之言  
亦已驗矣然私門之兵今亦未罷將來之患誠不可  
不慮也又凡外方各道軍馬分屬諸節制使或稱侍

衛或稱別裨及私伴倘番上之煩徵發之擾其弊甚  
多陪從之衆田獵之數其勞亦極人飢馬困曝露雨  
雪宿直私門衆心咨怨甚可愍也方今巨弊莫甚於  
此願自今悉罷各道留京諸節制使以京外軍馬盡  
屬三軍府以為公家之兵以立體統以重國柄以攝  
人心除兩殿宿衛外私門宿直悉皆禁斷朝路毋令  
私伴持兵根隨以應古者家不藏甲之義以防後日  
交猜搆亂之端國家幸甚

壽昌宮災上書

臣近伏觀去月二十六日開讀教旨為因壽昌宮失



火以八事自責欲聞讜言以消災變夫災異之興恒  
由人作或先事而示警或後事而降罰天意幽遠固  
難窺測然觀人事可以推知自古天心仁愛人君彰  
示譴告必欲保佑而全安之其有英明之資可以有  
為之主循襲故常不肯振奮有為則天尤必降以非  
常之孽以警告之使之恐懼修省以有為也故素穀  
生朝而高宗中興大木斯拔而周成以治鄭有火災  
子產修政災不復生近日大明雷震謹身殿其變極  
矣而帝勤謹守法不貳其心故能在位三十餘年享  
壽七十餘歲此修德弭災變效為吉之效也惟我主

上殿下天性之英明學問之精敏近古以來時君世  
主罕見其匹以大有為之資當大有為之任然其施  
措安於古常尚循近世之轍未見非常之效天之啓  
佑民之注望於殿下者豈期止此而已哉當即位甫  
闕一月未有過舉之時先降吳咎以焚宮室此必所  
以警告殿下以大有為天心所在昭然可知殿下痛  
自刻責以求直言應天之道可謂得矣臣近敢不精  
白一心罄竭底蘊以陳狂瞽之言臣觀八事所謂動  
作失當而已德虧者尤為自責痛切之辭苟能如此  
修省使動作皆當而厥德無虧則其餘七事之病皆



可勿藥而自愈矣故臣姑置他事惟即此首一節而  
敷陳之伏惟上鑑裁察焉夫人君動作非止一身言  
行而已九命令之出納政治之施措皆動作也殿下  
自初留神經學慎修言行一身動作豈有失德若以  
政令言之則一日萬幾安知其有未盡得宜者乎謹  
陳政治因循故常未盡合宜殿下所當勉力修舉者  
一二事件條列于後伏望聖慈垂察焉○一曰篤誠  
孝臣聞昔者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殿下嘗  
在東宮奉事太上誠敬備至可謂孝矣然視文王三  
朝之事有不逮焉今既即尊萬幾至繁日日親朝誠

所難為宜於每日三次遣臣致問安每旬一次親  
詣覲省不須必備法駕但率禁衛以從簡便每事必  
竭誠敬務悅其心雖曰盡誠不敢自以為至必欲如  
舜文王之事親其事上王亦循是道○二曰勤聽政  
古者人君每日昧爽坐朝聽政自秦二世深居宮中  
令宦者傳命陪煬帝又為五日一視朝此皆亡國之  
政也前朝之季遵用是法五日一朝謂之衙日或居  
中不出遙受朝禮或但受禮而不聽政或并與其禮  
而廢之徒有其名而無其實日就陵夷以至失國此  
殷鑑也盛朝開國三聖繼作而此弊法尚循舊轍誠



可恨也。殿下即位之初，欲革其弊，特下衛日聽朝之命。百司之臣以無舊規，莫能進稟，遂使義意竟以不行。亦可恨也。夫人主深居宮中，宦寺傳命，是將內外擁蔽，奸慝肆行之漸也。遠則秦隋之亡，近則前朝之季，覆車之轍，可為永戒。臣嘗入朝京師，淹留數月，隨班文淵閣中，親見皇帝每日昧爽坐朝，聽政百官奏事之禮。臣今請依其法，撰進儀注，伏望殿下舉而行之。每衛日昧爽，上出坐正殿，百官以次排班如常儀。四拜訖，東西相向，分立判閣，就廷中心，北面立曰：各司啓事。次引政丞以下兩府應外殿者，就殿上啓事。

訖殿上分坐各司，以次各將啓本，就前跪讀。啓聞以啓本授都承旨，都承旨進呈御案。各司啓訖，判閣跪白啓事畢，都承旨進啓上前，上起入內政承。以下以次引出其各司所啓之事，毋令只錄已決事目。必將未決擬議之事備錄本末進稟。上旨或即斷，或留中擬議。五承旨以六典分掌稟受施行。其非衛日上亦出坐正殿。凡啓事者皆令親稟，毋使中官傳命以防擁蔽。凡肅拜者早朝則前夕各報閣門具錄姓名開寫啓本引就殿庭跪讀。啓訖進呈，然後肅拜者一時行禮。午朝晚朝則其日報閣門，並如上儀。一日不過



三次毋敢似前漫無節次私自獨進依附中官私進  
甫拜以煩啓聞以紊朝儀違者罪之○三曰接朝士  
君臣之分其禮雖嚴其情當親古者人君親近大臣  
接見朝士日之內見卿士大夫之時多而親宦官宮  
妾之時少故諛邪無自而進欺罔無自而生君臣之  
道交孚上下之情不敵人主得察忠邪之心人臣得  
盡啓沃之益後世人主深居宮中朝見之臣虛拜而  
退君臣情意遞不相接以致儉邪罔上愚弄蒙蔽外  
廷得失民間利害曾不聞知以至亂亡此古今之通  
患也願自今常坐正殿終日接見卿士其有出外辭

行者自外來朝者無論官品貴賤皆賜接見溫言以  
慰清問以聽則群臣皆有感激之心歟下周知民間  
之事其益豈不弘哉○四曰勤經筵帝王之道由學  
而明帝王之治由學而廣自古王者必設經筵以講  
聖學良以此也殿下即位以來經筵雖設停講之日  
蓋亦多矣殿下天性英明學問精博儒臣進講豈能  
有所發揮哉然而殿下御於經筵親神講究方寸之  
天義理昭著必有異於燕居無為之時聽政多務之  
際者矣聖學豈不由是而益進哉且進講之臣雖皆  
庸儒然殿下所號學焉者也輪日更進以俟進止不



報而退者屢矣崇儒尚學之意不已輕乎昔傳說告  
高宗曰惟學遜志伏望殿下母恃天資之明母謂儒  
臣之陋日御經筵虛心遜志孜孜講明母敢一日或  
輟其有他故停講之日亦宜引見講官面諭而罷○  
五曰褒節義自古有國家者必褒節義之士所以固  
萬世之綱常也王者舉義創業之時人之附我者賞  
之不附者罪之固其宜也及大業既定守成之時則  
必賞盡節前代之臣亾者追贈存者徵用優加旌賞  
以勸後世人臣之節此古今之通義也惟我國家應  
運開國三聖相承文致大平而褒賞節義之典尚未

舉行庸非闕歟竊見前朝侍中鄭夢周本以寒儒專  
蒙太上王薦拔之恩以至大拜其心豈不欲厚報於  
太上且以才識之明豈不知天命人心之所歸豈不知  
王氏危亾之勢豈不知其身之不保然猶專心所事  
不貳其操以至殞命是所謂臨大節而不可棄者也  
韓通死於周而宋太祖追贈之文天祥死於宋而元  
世祖亦追贈之夢周死於高麗獨不可追贈於今日  
乎光山君金若恒在前朝為司憲中丞當太祖開國  
之初推戴之臣多其親友誘以違義之謀乃守臣節  
固執不應及皇明假以表辭不恭將罪我國受太上



王命八朝京師被其鞠問榜掠甚苦終不屈服帝用  
嘉之以釋其罪後以他故竟不得還是其節義亦可  
尚也此二人者宜加封贈錄其子孫以勵後人前注  
書吉再苦節之士殿下嘗在東宮不忘舊要且加篤  
孝曰於上王授以爵命再乃自以嘗事偽朝不欲臣  
於今日殿下聽還鄉里使遂其志再之所守雖曰過  
中失正然在革命之後尚為舊君守節能辭爵祿者  
唯此一人而已豈非高士哉宜更禮召以加爵命苟  
守前志尚未克來即令其州旌門復戶以光盛朝褒  
賞節義之典○六曰行厲祭自古九有功於民及以

死勤事之人無不致祭無祀之鬼亦有恭厲國厲之  
法令洪武禮制其法甚備我國家朝祭之禮皆遵皇  
明之法唯此厲祭一事獨不舉行冥冥之中豈無或  
抱冤抑或懷憤恨結而不散餒而求食者乎此足以  
積怨氣而生疾疫傷和氣而致衰恠者也宜令禮曹  
追錄前朝以後至于國初有功可祀之人詳定致祭  
之法州郡守令有遺愛者亦聽其州立祠以祭凡無  
祀之鬼厲祭之法一依洪武禮制施行石件敬事行  
之甚易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乃以殿下英明果斷不  
世出之主而反循前代因襲之弊不能修舉而行之



可乎苟在殿下而不為是永無可為之時矣豈不甚可惜哉九此敬事為之非甚難而行之甚有益八事之病萬幾之政無一不得其道可以感人心可以格天意可以召和氣可以消災變可以興至治可以迨景祚伏望殿下斷然行之以幸萬世

論文科書

臣近以章句末學久玷文翰之任承恩過厚曾無報效今又濫為儒學提調敢不罄竭駑鈍勤於勸課以補文治之萬一然臣衰年多疾精神昏憤目暗於觀覽氣疲於講說雖欲盡力訓進後學實不能堪夙夜

思惟恐負殿下委任之意謹將勸學事目一二條件具錄申聞伏候聖裁○一文科初場罷疑義試講論是抑調章蹈襲之弊而務得窮經實學之士誠為令典然行此法今已教科未有經學傑然之才出於其間而其文才氣習反為猥瑣臣嘗恠其然而思材之為文以氣為主養氣以志為本志廣則氣雄志隘則氣劣勢當然也今之學者欲究經旨以待有司之問其志先局於句讀訓詁之間專務記誦取辨於口其於義理之緼文章之法有不暇致力焉又恐一言不中見斥黜羞祿畏憚其氣先拙此乃文才氣習靡



然猥瑣之由也乞自今罷講論復試疑義但業經義一道四書疑一道並依前朝舊式其五經疑一道不許諸經各出宜如四書疑例或單舉一經或并合他經隨宜設問使赴試者不得先知出何經疑則可使皆通五經而心志寬廣優游博覽辭氣增益而文才振發矣○一中場古賦初學之士所不能作且無實用雖不諱習可也乞罷古賦試以論表各一道及判一道○一漢吏之文事大要務不可不重今醫譯陰陽律學皆科目而此獨無誠為闕典乞依前朝朋經科例文科終場試日并試吏文之士許於正科同榜

唱名使與諸科殊異其赴文科者有欲并試吏文者聽乃於正科之內加其分數○一藝文館編摩之任今直館以上曾無所事自今直館已上專務撰集東人詩文每日選揀可觀者教篇進稟政府及提調之處聽其取舍以成全書臺諫每月一次考察以糾勤慢○一職帶館閣文臣及閑良文臣可將任用者令每日會藝文館相與講磨凡有文翰之事皆令製述擇其善者而用之考其能否以為外黜閑良者才行勤慢又令藝文館薦舉錄用○一三館諸員令儒學提調每月一次考其所讀經史諸書錄名置簿年終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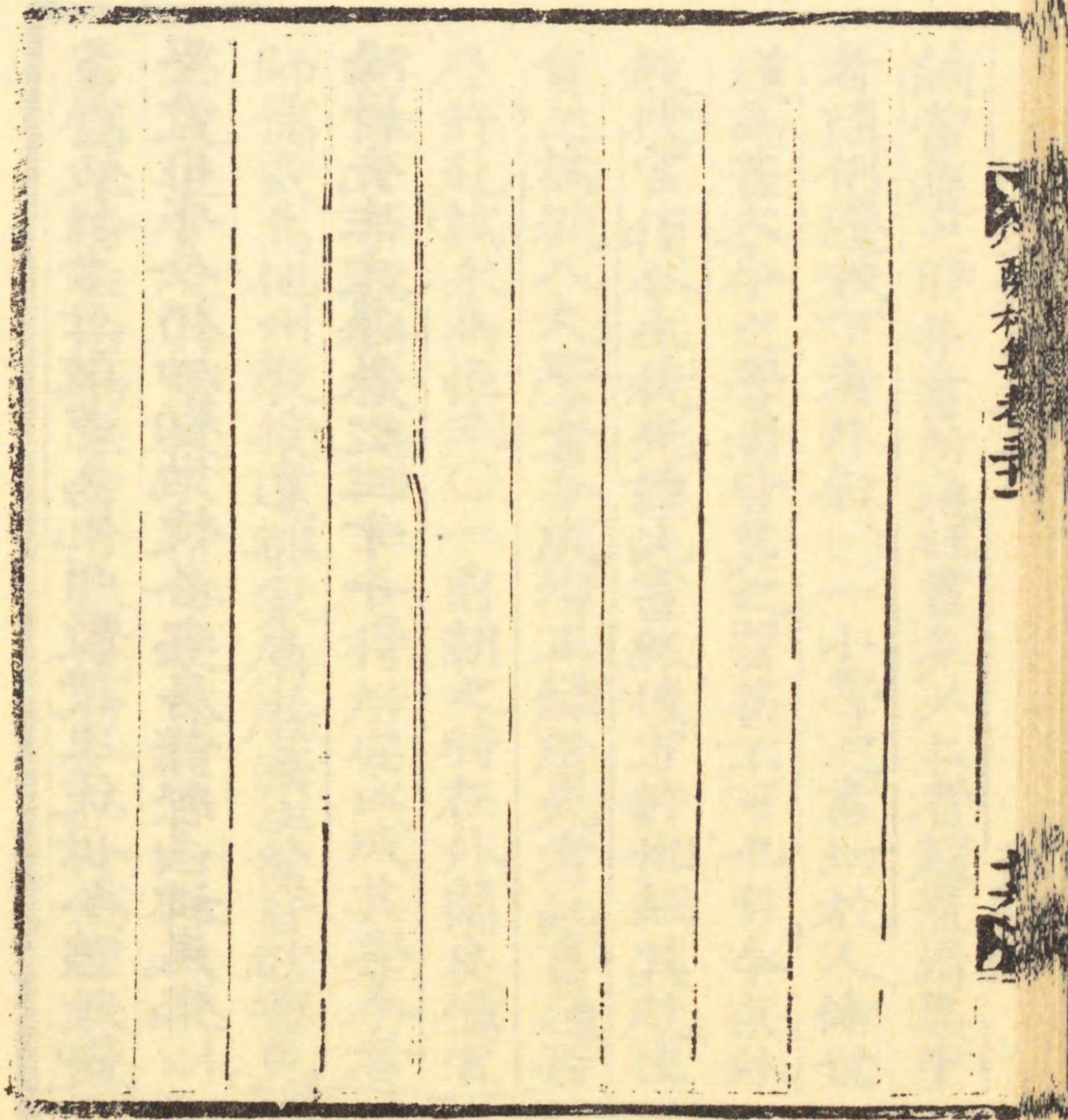
八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滿當選之時并書所通經書多以上者超置清要中者隨例遷秩下者外叙○一小學之書切於人倫世道為甚大本之學者皆莫之習甚不可也自今京外教授官須令生徒先讀此書然後方許他經其赴生負之試欲入大學者令成均正錄所先考此書通否乃許赴試永為恒式○一前朝之時在外閑良儒官私置書齋教訓後進師生各得所安以成其學今者師儒或為他州教授違離家屬廢棄生業皆欲苟免生徒逼令赴其鄉校不得自便受業守令又茲役以書寫之務名為勸學實多廢弛自今在外儒官私置

書齋教訓者毋敢定為他州教授生徒毋令強赴鄉學監司守令仍加勸勉使各安居講學以裨風化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陽社文集卷之三十二



陽社文集卷之三十二

論遷廟狀

司憲府臣近門下府郎舍臣嘗等竊惟古者人君之  
出雖不過越月踰時必奉遷廟之主及社主以行所  
止必真有事必告示賞罰之不敢專也今我國家宗  
廟社稷皆在新都殿下巡幸舊京因民樂從踰年駐  
蹕每當祀事送香攝行有乖古者必奉以行之義攝  
廟之官往來絡繹兩京之間驛路凋瘵亦當今之巨  
費也今欲還輦以就宗社之所在則新都民廬本皆  
草舍經年不守頽壓殆盡留都之官又禁其主撤毀



陽社文集卷之三十二



其主不能直守盡為隣里取供薪燎其幸存者十無  
一二變輿苟還臣民曝露無所寄寓營構之難百倍  
於前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殿下奉迎宗社親  
修祀事以從古者奉行之義以省今時遷徙之弊其  
新都民廬幸存不守者聽其主告漢城府自撤以藏  
其材毋使朽腐頹歷以待後日之用如有妄稱為主  
謀毀他人屋廬者令漢城府嚴加考察以盜論罪

請停遷都一書

臣竊惟治國以利民為本利民以足食為先食不足  
則民必困民既困則怨必深而國亦危矣是故古之

賢王凡有興作皆為民也盤庚遷殷以小民圯于河  
水蕩析離居之故也太王遷岐以狄人來侵不欲以  
養人者害人也今我國家漢城之都太上王之所定  
宗廟社稷之所在所當遷居以定民志者也殿下即  
位已經七年不曾遷徙者為緣臣民安於舊京皆不  
欲遷故從其志也去年有獻議請遷者殿下親告于  
廟以定遷徙之期則今之遷徙固不容復議矣然時  
有利否事有緩急亦不可不慮也今年旱災比舊尤  
甚民田所收十不一二臣民遑遑將無所食是宜百  
事皆廢安以撫之使其節用儲食專務救飢收草亦



之實與販賣之利若救頭焚猶恐不贍乃於此時舉國遷徙以使臣民疲於徃來困於營作徒費所有之食更無營求之暇則富者僅能過乎今冬貧者未及今冬已為餓殍矣是猶人之羸瘁者病勢方深使不得安養以將息反加慘毒以戕害之也有仁心者所不忍見是救飢為今年之急務而遷徙非今年之所利也且臣民之能作窳幕者僅庇其身而已其為奴婢者必無所庇蔭皆在風霜冰雪之地矣奴婢尚然况牛馬乎牛馬雖微亦有知覺以今年荒蕪豆皆乏且因遷徙困傷百倍其飢困寒凍愁痛之心豈與人

異哉由是觀之人畜之在飢寒凍餒之地以含怨而愁痛者無慮數千萬命矣古之人君有一民寒即曰我寒之也一民飢曰我飢之也有一夫不獲其所右已推而納之溝中今使數千萬命納之飢凍之地而不恤可乎是其愁痛之極怨恨之心不歸於他而皆最于殿下之一身臣切痛心臣切痛心宜停遷徙之命以待豐年而後舉有何晚哉或者以謂遷徙今年為吉後一二年皆為不吉臣竊以為後一二年皆為不吉則又於其後豈無吉年哉殿下已於前六七年之間為徙民志而不遷矣後二三年之間亦為民病



而不遷又何不可之有哉殿下臣民之父母也臣民  
國家之根本也根本既瘁則條柯豈能獨榮子若飢  
凍則父母之心豈能獨安哉以為今年之吉而不念  
臣民之飢乃汲汲於欲遷者臣竊以為不可也或者  
以為天之旱災寧知其為不遷之故哉臣又以為遷  
徙之命定於去年之冬夫遷徙未定之前未有旱災  
如此之甚及遷徙既定之後乃有旱災如此之甚豈  
可謂為不遷之故哉天苟欲遷當必無今年之旱矣  
天意難知人情易見欽合天道當順民情伏望殿下  
上畏天災下恤民隱姑停遷徙安養飢民以待後年

之吉臣民幸甚國家幸甚

請停遷都二書

臣以無功濫蒙聖恩得參勳盟聯姻公室父子顯榮  
爵位既崇雖至粉糜無能報答思效愚衷以補聖德  
之萬一此臣夙夜之所懷也乃緣愚臣功微爵重福  
過禍生去冬違疾旬月乃瘳今年正月瘡發于背五  
月又發七月又發動輒累旬而後平耳本重聽又自  
七月眼復甚暗日既沒後全不見物其漸轉篤恐至  
喪明氣又虛羸神昏健忘今月初八日又得風眩之  
疾仆地殆絕幸蒙聖恩賜藥命醫多方救活乃得復



蘇迨至今日猶未悉平臣每自度衰憊如此豈能久  
於人世哉臣恐晨夕奄辭盛代終莫效忠永負聖恩  
此臣之所大恐也故臣於前日力疾上書冒干天威  
以歲之飢請停遷都聖度寬弘不加譴責諭以溫言  
前已告于宗廟今又告于太上成命已定所言難從  
臣近承命感激益切愚衷殿下所以承宗廟奉太上  
孝敬之誠至為深切然宗廟之靈太上之心豈不以  
恤民而保邦為重哉以民之飢告于宗廟以祈後年  
之豐以民之飢告于太上以待後年之吉宗廟豈不  
聽大上豈不許乎是則殿下孝敬之誠既至而愛養

臣民之德亦益著矣苟不恤民之飢輒動遷徙以殘  
臣民以危邦本豈所以為持盈守成之道豈所以為  
繼志述事之孝乎昔宅洛者武王之志也周召經營  
已建宗廟成王即洛奉祀之後還歸宗周不復遷徙  
者以其時無盤庚河水之患又無太王狄人之侵臣  
民安業故不遷耳後世不以成王為非蓋王者遷都  
皆利民也今者不利於民而欲必遷無乃不可乎殿  
下駐此雖終不遷猶是合於成王之事後世無譏况  
待後年之吉必有可遷之時何必汲汲於此年哉殿  
下歷觀前代之事見有民飢而不恤使陷於凍餒者



必以為不仁矣臣恐後世有復以此議於今日也且  
飢饉之時必有盜賊臣民之力分於兩都少壯皆往  
老弱獨留盜賊肆行勢所必至萬有強暴之徒成羣  
劫掠畏罪謀亂亦甚可畏近日人民有聞遷徙之命  
至有涕泣若不欲生者往往皆是蓋飢寒切身能不  
去而為盜者鮮矣天下之患每生於所忽是亦不可  
不慮也殿下苟以告于宗廟太上成命已定難以遽  
改則乞下此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咨其成命可改  
與否然後施行則其改與否皆出國人之公心非關  
殿下之獨斷雖改成命又何不可哉國家神器也殿

下當與國人置之安地而共守之也豈可以獨置之  
危地而不恤哉臣民飢凍怨咨於下而殿下獨守神  
器於上猶以萬鈞之重置之累卵之上能不潰敗而  
顛覆難矣臣切危之臣切痛之臣蒙恩最渥欲報無  
路苟有可言豈敢畏罪不復盡言以負聖明伏惟聖  
慈垂察幸甚幸甚臣無任冒昧隕越之至謹言

上書

丙戌年  
八月日

宗親耆老大小臣僚等誠惶誠恐謹上言于主上殿  
下臣等竊謂宋社大統父子相傳古今之達禮也然  
而內禪之舉必因變故而後有不得已而然爾今我



殿下春秋鼎盛享國未久治功極著中外又安群情親戴顛望太平之永乃於今日遽厭萬機傳付世子而世子年方幼冲未堪負荷舉國臣民痛心失望前日臣等詣闕申聞請寢其事得蒙允許舉國欽愉不期中變密將國璽傳付東宮臣等聞之倍增痛心殿下以宗社大統傳付聖嗣授受之際當正其始今乃密令內豎潛相授受自古授受未聞如此國統宗社之所係國璽天子之所錫殿下視為私物而私與之是輕宗社而忽帝命也始之不謹如此其終乃何臣等念此倍增痛心且信者人君之大寶殿下既已許

之俄又改之信安在乎欲正國統而先失信可乎以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固當順於民心民心合而天意得矣既違民心其合天意乎殿下欲違民心而以大統傳付幼冲殿下縱自逸其於天意如何其於宗社如何伏望殿下勿為一身自逸之計務恢宗社之大計收還國璽永保宗社以慰一國臣民之望不勝幸甚

上書

臣近誠惶誠恐頓首上書于至上殿下臣近竊惟天下之事有事同而勢異者當治平無事之時則守其



經當危難變急之際則行其權苟當治平而徒其權則失其時中之宜而反致禍難之生矣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有天下國家者必以世及而相傳禮之經也允諸侯之承國必受命於天子亦禮之經也古者諸侯之子除喪之後必以士服入覲天子天子錫以車服然後得覲其爵而歸治其國焉及周之衰列國強僭趙武靈王惑於嬖寵乃傳幼孽自稱主父後欲分王他子遂致禍難終至餓死國以亂亡為萬世笑自唐天寶迄于宋季或迫於危難或因於大漸而有內禪之舉皆因一時之權爾未聞無故而行之者也若

夫侯藩不先請命擅自立後而後告于天子天子不得已而許之者自唐中衰藩鎮跋扈而始爾然不旋踵皆至討除未有能永保者也唯在前朝之時忠宣傳於忠肅忠肅傳于忠惠則當治平無事之時行之爾然忠宣以世祖皇帝之外甥受元朝太尉之爵命特蒙帝眷樂居燕都不欲還國故親奏于帝乃以本國傳付忠肅忠肅亦欲守其家法又奏于帝而傳忠惠是皆先奏得請而後傳之得禮之經者也然忠宣以久居燕京終遭讒謗以有吐蕃之行忠肅乃與忠惠反構嫌隙父子相訟貽讎後世是雖先奏後傳得



禮之常然其利未獲而害已隨至此非美事可以鑑  
矣及至偽朝禍昌之際乃敢先立而後奏失於常經  
然禍之驕惡滔天又有舉兵攻遼之隙而我大上王  
舉義回軍翊戴中國忠誠克著帝心嘉賞故置而不  
問然在其時臣近偕門下評理臣尹承順等奉昌之  
命請親朝覲于京師禮部尚書李原名詰責臣等爾  
受國王之命而為宰相爾不告王而以爾爵私與於  
人其人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爾則國王其不罪之  
乎爾國之主受帝之命以承王爵今不奏請私與其  
子是何禮耶臣以禍變甚迫不及聞天對之然其回

答有立異姓為王陪臣無賢智者之語昌之父子由  
是失國當是之時非我太上回軍忠義之烈則我一  
國生靈之禍豈可勝言也哉及我太上傳付上王之  
時太上疾漸亦有鄭道傳敢拒帝命又欲攻遼貪立  
幼孽謀戕寵適禍變之急故爾中國亦值高帝登遐  
建文新立庶事未遑故不問爾上王傳付殿下之時  
適值中國方有燕亂不暇生釁於外國但於回咨及  
覆致報以示其意此皆幸而免爾非萬全之計也方  
今當中國堂堂無事之時我國亦無汲汲危難之變  
殿下乃欲效其前轍不先請命傳付世子而後計稟



是臣所謂事同而勢異者也其在曩時彼我皆有危  
變故我得以往權而行彼亦以往權而許之也今時  
則不然我無危急之變固當守經而先請彼亦無變  
故之際亦必以據經而議之矣彼以經常而責之我  
以何事而對之乎此豈非事同而勢異不可以不察  
者乎殿下之意必以謂先聞則以世子勿冲或不得  
命既傳而後聞則業已傳之必蒙俞允也然帝命之  
允在乎事之當否豈專在乎傳與未傳也哉殿下之  
於臣等加以不次之寵臣等苟以禮謝而已遽欲辭  
職以自逸殿下必以為我於爾也優加異寵而爾於

我也遽欲踈退其心如何必異而疑之矣天子以雅  
樂賜於諸侯誠希世之異寵也帝以異寵加於殿下  
且即用之親行告廟之禮使帝聞其感動之極可也  
今乃不然遽解爵命其於帝意以謂如何臣聞近日  
使臣黃儼每語人云殿下事大之誠則如舊矣執政  
大臣奉行不謹必以此言聞于帝聰繼有適位之報  
則帝心益以儼言為然是必權臣執國命擅廢主欲  
挾幼主以抗中國有如崔瑩之為者矣雖不遽興問  
罪之師必召執政以詰其由執政能如鄭道傳之拒  
命不往乎然則釁隙由此而成矣不能不往則殿下



使同盟元勳盡忠謀國者一朝以無罪陷之不測之淵而莫之救也執政既往嚴刑詰問織成其罪則豈止其身受戮而已乎必將以此成我罪名以興問罪之師矣殿下徒以盡忠事天之誠而恃帝之眷遇也旋旋不以為意欲行揖讓以委幼弱舉國臣民固不痛心而投淚伏惟殿下深思而審處之殿下必以臣言以為必無之過言也然而殿下初必以為冢遠之正傳付大統名正言順舉國臣民必悅而從之矣今乃紛紛不順如此殿下不能料臣民之不順又安能必上國之不問哉易曰作事謀始始之不謀終必有

患小事尚然况大事乎世子雖是適冢以其幼弱群情未附則天意之未集亦可知矣殿下不恤國勢之可虞乃欲違天違衆強付幼弱是輕宗社而棄之也伏望殿下深思而審處之收還國璽親聽萬機以待世子年紀既壯功德益著民情樂附天命是集然後先報朝廷以俟明降而傳之宗社幸甚國家幸甚

議政府狀

贊成事臣權近等言人主與大臣元首股肱有同一體可否相濟共成其治者也舜命禹曰予違汝弼高宗命傅說曰爾交修予傅曰和臣不忠忠臣不和故



君所曰可宰相有所不可歷代以來人主所為如有未安者則人臣或不奉詔或有封駁追改成命者多矣此所以調護匡救維持協輔以收治平之效者也不然則君出言自以為是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唯唯諾諾阿諛順從以至於亂孔子所謂予無樂事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是一言而喪邦者也今我國家自太上王開國以後及我殿下即位以來廣詢博訪樂取諸人以隆治化神謀睿算已嘗講畫之事往往本府更議申請以至改罷者蓋亦多矣由是下情悉達上德益彰式至今休近日憲司因世子吉禮之事

劾論左政丞臣河崙等以為欲改殿下已定之事再三問備獲蒙殿下肆宥之恩然後得釋然則人君所為苟云已定則雖有未安臣下不得更議申請無論是否唯事奉承而已是不唯戾於交修匡輔之意阿諛順旨以基禍亂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臣等職在政府股肱一體可否相濟之任自今事有可議將如憲司所論指為已定不敢更議申請唯事奉承即乖股肱一體之道以負殿下委任之意將復擬議有所更改則恐憲司文從而議進退維谷固知攸處伏望上裁施行



薦金泮從理書

臣權近誠惶誠恐頓首上言臣所撰次禮記淺見錄本註正文及陳氏集說十六卷無慮數百萬言今臣僭著先後之次并附臆見之說亦不下數萬餘言釐為二十六卷其多如自是作藁已踰十年未能正寫深以為恨常自以為必更數年然後可寫今蒙主上殿下崇儒右文之治特命繕寫前教授官金泮前監務臣金從理等自今年八月初四日承命以後每日早晨來至臣家終日繕寫及暮而歸未嘗一日暫廢甫踰三朔乃於今月十有七日俱已畢書其敬上

命勤謹不怠誠可嘉賞且泮精敏從理篤實皆好學問孜孜無倦或任文翰或任世務皆可克堪伏望特下吏曹量宜注授以旌其勤以勸于後不勝幸甚臣近誠惶誠恐頓首謹言

論臺職任啓本

臣近謹啓為諫臺職任事今月初七日禮曹參議臣卞季良正郎臣張習等敬奉王旨令與臣近同考宋制臺諫職任事日條列投進以聞者臣切惟臺諫人主之耳目選授除罷皆不可以不重嘗在國初臣奉化伯鄭道傳編修經濟文鑑其於臺諫之任歷代公



華先儒格言靡不具載臣在當時同加校正其言臺  
諫職任之重無餘蘊矣今承上命更考文鑑所未嘗  
載宋制以革及宋朝臺諫賢臣言行事迹一二條件  
參考繕寫仍將經濟文鑑一秩投進清謙之暇時賜  
一覽庶幾有補於從諫之美德臣切伏惟念敢言不  
諱人臣之勤節優容弗拂人主之盛德故在言責者  
其言雖過必須優容者有二道焉今日苟以過言罪  
之則明日進直言者亦必畏憚而不敢盡言是塞言  
路一也其言雖過其心即為公室納忠也其與阿附  
諂佞負公室而便身圖者不同固可優容以勸來者

二也昔孔子美舜之德乃曰隱惡而揚善舜豈不欲  
惡之可罪哉然必隱而不宣者蓋在聽言之道若不  
隱惡而罪之則善者亦將恐懼而不言矣故必隱惡  
然後可以來善言此聖人好善求言之要道萬世人  
主之大法也今我主上殿下從諫之美好善之德同  
符大舜益以大舜隱惡為法自今進言者雖有謬妄  
失當之事小則優容大則罷黜毋敢加以縲絏鞭撻  
之辱此於他犯常從末減定為恒式以勵士氣以廣  
言路以增聖德以永後法不勝幸甚右謹啟聞謹具  
啟聞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二

陽村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三

雜著類

玉冊

太上王封崇玉冊文 奉 教撰

應千嶺而作之君肇開景運以一國而傳之子宜極  
尊稱茲率典章庶申誠孝恭惟勇智天錫聖敬日躋  
武烈偉於濟時寬仁溥於育物肆迫輿情之推戴以  
建王業之興隆方百度之維新遽萬機之是倦庸釋  
大位傳付眇躬遂罷勉以恭承每祗勤而惕勵欲彰  
盛德之至惟在徽號之崇率籲臣僚舉行冊禮伏惟



廓包容之度推覆育之恩體一大之曰天勿嫌強名  
之道益萬姓而為父永享多壽之期

哀冊

王后哀冊

維洪武九年丙辰秋閏九月朔壬午二十一日  
壬寅順靖王后梓宮啓自權殯遷座于殯越五  
日丙午葬于國之西陵禮也祖庭既徹綃幕將  
移龍輜蜷局翟第遷酸風動兮銘旌婀娜寒  
霧霍兮丹旌蕤蕤孝子嗣王號天永慕履霜增  
款痛範儀之已闕懷慈訓之早違感形于色情

見乎辭爰命法從式叙孝思其詞曰

粵唐聖胤荒我大東蔚五百禩德洽仁豐王化攸始  
肇自中宮溥彼汚土氣鬱精鍾有義景族曰韓其宗  
積善累世慶發無窮是生碩媛道侔有娥芳猷淑慎  
玉度淵冲儷尊楓禁秘儀椒風履武載震彌月不遲  
虹流表瑞天日挺資徵蘭果信簪茶纏悲克門閭爾  
妣惻其嗚呼哀哉惟先敬孝魏乎垂衣前星久晦  
後掖韶輝憂疑黠續慮及宗祊天作之合曰賓于京  
祥膺震索位御幽明維功之盛維德之光生養不逮  
慎終以誠名增顯謚禮率彝章追崇既極孝慕彌深



楫榆如此珩珮綸音嗚呼哀哉鶴仙仗兮雲移哀楚  
挽兮晚咽儼感見於宸容兮紛感集於具列雲冥冥  
兮天爲愁路漫漫兮地無垠悼風樹之不止兮何窻  
窻之莫晨嗚呼哀哉物凋彩兮凜秋蘭謝兮芳墜露  
覽草木而傷感兮踞窮壤而戀慕搔予心其若旌兮  
洒余淚其如雨出都門而夷猶兮望山原而歎息風  
吹野而悲聲日出霧而慘色思無極涯恨可轉石嗚  
呼哀哉佳城天設吉兆坤寧山扶擁而繚繞水瀉出  
而清泠乃安乃宅惟靈樂康祚我嗣聖萬壽無疆本  
友百世福祿攸慶謂余不信敢矢此章嗚呼哀哉

謝端木先生書智

翰林史官金陵端木先生之奉使而來也予以嘗所  
欽蒙太祖高皇帝御製詩及應制詩若干首進見先  
生受而誌其後援引漢志大師之採詩與夫程朱之  
論春秋其論甚美且辱稱譽非海外陋儒所敢當也  
昔黎陽公聖門高弟亞於顏子者也其自歎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是蓋子貢學既有得而聞夫子之至論數美之  
辭也夫以穎悟之資親炙聖人之門尚且得聞其至  
論如此其難也今先生以黎陽公之後文章道學克



紹前烈中國才俊之士從遊而受業者不知其幾人  
其有學成而得象一言之譽者又不知其有幾也歟  
先生不以予海外之產而卑鄙之既加以禮貌又惠  
以文章吾今日深喜而數美之情為如何哉然吾今  
所得而深喜之者亦先生之文章爾吾安得又聞先  
生之至論以變吾孤陋之學問也哉先生使還有日  
予雖欲從而願學之是終無由而得之也然苟因其  
文章而求之則其至論之所未聞者亦不外是先生  
所引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皆至理之所寓而  
至論之所在也先生以是言之其教之也深而示之

也功矣吾將終身服膺而不怠焉爾

釋王寺堂主毗盧遮那左右補處文殊普賢腹

藏發願文 奉 教撰

諸佛眾生本同一心但迷悟不同爾故諸佛能以其  
心而為眾生之心眾生亦可以其心而為諸佛之心  
億身之化無非濟接於眾生則諸佛之心非順於眾  
生歟一念之善亦可感通於諸佛則眾生之心非合  
於諸佛歟蓋雖人心迷妄之極苟一念之善前於中  
則一念之妄已除也一妄之除即一真之現譬如鑿  
墻而牖明斯生鑿地而穴空斯在明與空非自外至



但去其弊而全體自現爾但覺性常寂無去無來必  
因人心之感而後靈應赫然是人心誠願之所湊即  
佛心之所在也故或塑或範或雕或繪以成佛身而  
歸人心之敬信則佛之靈變於斯應矣誠格於此應  
現於彼感通之妙不疾而速一心可分千百億佛千  
百億佛不出一心雖以吾心為佛之心可也安邊有  
釋王寺古鎮兵禪補也予在潛邸嘗為願剎重新營  
構幸賴天地之佑祖宗之德化家為國以致今日思  
欲上福先世下利群生畫成三千佛擇迦三尊毗盧  
遮那三尊地藏菩薩十府冥王石造五百羅漢又今

舊造堂主毗盧遮那獨尊而無左右補處於是又以  
木造文殊普賢兩大菩薩尊像外飾既嚴中藏亦謹  
爰書願意實于腹中惟願先代祖宗先親神德仙駕  
下及法界有情超登淨刹宗親宰輔朝野臣民共膺  
福慶兵塵永息國祚永康世世生生保佑無疆終觀  
慈光證成妙果惟願大聖照此誠願以吾今日之心  
為心令我大願具足圓滿永無窮盡發願已歸命禮  
三寶

田父言

陽村子以言逐中峯之明日有田父來言曰子庶門



後而飾文藝復班序而啟清華馳通衢而駟軌康學  
祿以肥家有年矣廊廟未嘗子乘臺閣疇不子知聯  
裾旅進接軫群戲飛青雲而拂翼奉白日以昭輝外  
足以輝閭里內足以悅庭闈子之立于朝榮矣是宜  
公耳不阿私實耳不要名不苟倖倖不苟營營則功  
名可保誰敢子爭富貴可守誰敢子撓子不是圖而  
官是侵乃黨孤纍而失蓋簪欲追彼之有罪而不知  
為已之累欲辨彼之不孝而不恤傷親之心子之罪  
大矣尚賴聖君之仁寅相之庇不抵常刑不投遐裔  
于茲是來幸之至矣胡不釋然色若不豫陽村子起

而謝曰叟之言是矣敢不承教愚有所益亦敢陳告  
方今國家聖賢相逢任能爵德群芳奮庸文弘教化  
武暢威風明者致其察達者行其通材者效力智者  
獻忠哉哉纓冠簪譽匪躬卓犖之傑瓌偉之雄山林  
之遠草野之窮莫不躍鱗振羽趨事僥功迎機應變  
背私嚮公介逐邪佞拔去頑兇謹誦不進媚疾不容  
令修獎章理道惟豐而子也材無適用識不通方口  
訥而言不得達志學淺而文不得成章濫承殊擢久  
劇周行無能裨益思有薦揚唯知好德而色而康人  
有是善我服其賢人有是能我信其良見一善者不



憐其為惡觀一能者不料其否臧施誠相愛敷布賢  
賜况夫人也行已端潔稟性慈詳志不詭於媚竈學  
已造於升堂文揭國華德著民望未嘗以能而自伐  
寧有趨利而自商一旦被謗竄逐南萊鷓赫其腐鴛  
鳳高翔士有負屈賢智道廢安得不為國家而惜為  
世道而傷乎假若斯人潛光岩穴遁跡草萊世莫知  
識猶當相徠或拘胥靡或廢信僅人哂賤惡猶為發  
聞而况播紳之秀縫掖之魁英聞振於華夏文章勳  
乎昭回一國已被其功一時皆服其才者乎非我有  
黨惟賢是推非我有私公道是恢褒或更思而加察

寧知衆怒而群猜此愚所以敢叫天陞而不暇念吾  
之蓄者也於乎一夫不獲阿衡斯惻議賢議能固有  
典則孔稱錯直則民不服孟戒進賢有如不得大哉  
訓辭後王之式雖有百鷲不如一鶚如我林立何補  
於國緇衣之歌白駒之繫寧絀於時不負所學文章  
請刑禍在不測吾君之仁吾相之德優示寬息郊畿  
是逐載欣載奔維山之谷維山巖巖維水曲曲山高  
水長感德何極維尼維行維榮維辱天也非人我何  
不憚田父於是操觚挈榼相與獻酬既醉而作

策題類



重試策問

王若曰古昔帝王立法定制必因時宜以隆至治唐虞三代致治之道可得聞歟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心法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心法曰精曰一其功何異曰執曰建其義何同謂之中則未至乎極謂之極則似過乎中二者將安所折衷歟揖讓征伐文質損益事與時異而同歸乎治何歟漢唐以降迄于宋元代各有治其有合於中道而可述者歟予以否德後于一國臣民之上雖無德教可以及民庶幾夙夜思致少康其於帝王之心之道蓋嘗有志而願學焉

聽政之暇覽觀經籍究水厥首而未知所以用力之方動靜云為之際政教法令之間豈無過與不及之差者乎其有過而當損者何事有不及而當益者又何事歟今我國家創業未久而法制尚未備遷都未幾而力役尚未弭政治之得失田里之休戚可言者多姑舉其大者言之銓選欲其精也而僥倖冒進之未除考績之法何以合宜歟田制欲其正也而多寡高下之不均踏驗之事果能無議歟賦役不可不均也隣保之制號牌之設何者可行漕轉不可不急也海運之謀陸輸之策何者可用衣冠法度悉遵華制



而獨女服尚仍舊俗是果不得而盡革者歟冠昏喪  
祭亦可盡從華制歟凡此數者施為之道必有其宜  
伊欲使其不戾乎古而不駭於今其術安在思與賢  
俊共圖庶政親策于大夫于庭願聞為治之說子大  
夫通經術識治體有志斯世久矣其於帝王存心出  
治之道當今立法定制之宜稽諸古訓酌乎時中高  
不務於苟難志不流於污淺各底所蘊悉著于篇予  
將親覽而致用焉

壬午年會試策問題

問自古有國家者必立制度以興一代之治然在草

創未遑制作必待守成而後定故文武造周至成王  
而禮樂大備漢自高帝以歷文景稽古禮文之事猶  
多闕焉及至武帝興太學改正朔易服色協音律漢  
家制度於是乎備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之論者乃  
以文景比擬成康而不及武帝何歟自是厥後世道  
日降曰唐曰宋治不古若禮樂制度無足議為也恭  
惟我太上王神武應期肇開邦國創業垂統規模宏  
大上王承緒讓于有德今我主上殿下以聰明冠古  
之資精一執中之學持盈守成文致太平禮樂之興  
維其時矣草創因循以至今日而禮樂之未備制度



之未定豈無可言者歟內而成均五部外而府州郡  
縣皆置師生講明經術學校不可謂不興也然而文  
廟之建踰年未成人材之出視古不加何以致教養  
之實而得人材之盛歟宗廟讌享之有其制會朝班  
序之有其儀禮樂不可謂不備也然而玄牡之用未  
變其禮是可因而不可革者歟登歌下管之節尚襲  
前朝之律廟中之樂其已備乎文德武德之曲猶雜  
女樂之襲讌享之樂其已正乎且此二曲詠歌太上  
受命之德獨可奏之讌享而不可薦之宗廟歟何以  
使廟樂鼎新而音律之皆協讌樂皆雅而倡優之不

雜以成治世之正音與儀章之等已辨而上下服色  
之無定公服可以辨色而私服難可以有辨歟禮典  
之書已成而節文詳定之無已將其書未備而然歟  
抑奉行者不能推類以通而必欲更定歟何以使上  
下有服而不至於混淆節文皆具而不輕於變易以  
成永世之大典歟滌祀汰矣而巫覡之風未殄何以  
使人明於義理而不惑於鬼神歟徭役首矣而愁歎  
之聲未息何以使民安於生養而不困於賦歟歟伊  
欲使沿革合其宜而制度定情文得其備而禮樂興  
神人和而妖詭息民俗美而頌聲作致治之盛比隆



成周以為萬世無疆之休必有其道諸君子講明經  
濟之學久矣其悉心以對以副我殿下求賢圖治之  
美意

殿試策問題

王君曰大學一書聖賢所以垂範萬世修己治人之  
道備焉先儒真氏推行增益以成衍義之書願治之  
君志學之士所當參究者也予以否德叨居君佐思  
學治道期底又安聽政之暇已嘗觀覽其間節次多  
有可疑悉論不能既其目姑舉其大者言之耳大學  
八條之目格物致知為始治國平天下為終是其序

不可亂而功不可闕者也真氏之書則於格物之上  
先之以帝王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為學之本然後  
及於格物致知之要其下又列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之要而不及於治國平天下之要者何歟抑所謂治  
國平天下者即帝王為治之事而為治之道必先由  
學而進故大學先言格致之學而推之以及於治平  
之事真氏之書則以為治之序先於為學之本者又  
何歟且為學之方為治之要子大夫講明已久如欲  
言治國平天下之要以補真氏之所未備其說安在  
予自在位以來夙夜祗勤勵精圖治于茲三年水旱



相仍災變屢興是予雖觀衍義之書行有所不逮而  
然歟抑政令有所未合而致之歟子大夫其悉言之  
以副予願治之意

策問題

問有志者事竟成君子之學在乎立志而已立志遠  
大然後事業可成古之聖賢咸由是道伊尹耕莘而  
樂堯舜之道太公釣渭以待天下之清其志尚之高  
可想已故能左右商周以興至治吾夫子十五志學  
聖人之志可得而聞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使各言其志子路則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

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  
勇且知方也冉有則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  
之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公西華則曰宗廟  
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夫兵勇民足而禮  
樂興為治之道備矣孔門諸子其志如此皆實學也  
舉而措之亦若是耳曾點獨言沂上詠歸之事夫子  
與之何歟說者謂有堯舜氣象使點有為能興堯舜  
之治否歟孟子學孔子者也而曰士尚志其所尚者  
亦可得而言歟秦漢以降寥寥千載人物渺然僅有  
隆中長嘯之夫河汾講道之士蓋庶幾焉然或親於



其身以輔昭烈之業而不免於偏霸或傳諸其徒以  
佐貞觀之治而不免於慚德亦不足議也宋興真儒  
輩出道學大明有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其言  
足信歟諸君子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以待於用  
久矣其所尚慕者何人願為者何事歟治兵歟治食  
歟興禮樂歟方今明良相遇求賢圖治士君子出而  
有為之秋也將以興堯舜之治成伊呂之功者何道  
歟抑如師旅飢饉能使有勇而知方者何以如由能  
使足民且興禮樂何以如求宗廟會同能為其相何  
以如亦能知聖人之志髣髴堯舜氣象何以如點歟

能如昭烈之將而免於偏霸如貞觀之相而免於慚  
德如明道如希文者亦皆素講而自信之矣施設之  
方緩急之序盡各言之願聞其說

策題

問自古有天下國家而能長治久安者莫三代若也  
蓋由禹湯文武皆以聖人之德創業垂統克開厥後  
宜其子孫傳世之久也然啓方繼禹有扈已叛又不  
數世而有羿浞之禍及少康既壯僅復舊物自後賢  
君無聞焉商之中衰未有僭竊其復興也賢聖之君  
六七作夏何中絕之暴而商多子孫之賢歟禹湯之



德猶有優劣歟周自四世之後王道衰微諸侯不睦  
有得天瑞而僭號者為有逼畿甸而問鼎者為然而  
未有代德猶為天下共主者垂八百年其間稱中興  
者唯宣王爾夫商以賢君之多而歷年不及於周周  
以衰微之久而能多歷年所何歟湯武之德亦有可  
識者歟五伯雖不足道然孔子謂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譎而不正是其行事猶有彼善於此者也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功烈可謂盛矣身歿未歛  
五公子爭立禍亂相尋天下不復宗齊晉文之業不  
盛於桓悼公復伯子孫相繼主盟中夏幾二百年是

何桓公之正而其遺澤不及晉文歟三代以降歷年  
之久惟漢唐為盛其所以貽謀永世亦有可法者否  
歟恭惟國家太上神武而創業主上文明而守成治  
具畢張庶績咸熙以逮萬世無疆之基主上乃於宵  
旰之暇孜孜興學教育賢才旁求俊彥蓋欲貽謀裕  
後以高子孫萬世計也諸生講明經術刮摩治道以  
待有司之舉久矣將使我朝聖賢之君多於有商歷  
年之又過於宗周其道安在請悉陳之以弘長久之  
規

策題



問為治之道必有先務苟得其本何難善治孔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先儒  
以謂堯舜之治亦不過此然則此三言者誠為治之  
本而所當先務者也如欲為敬若何而用功如欲為  
信若何而致力歟成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  
止有可勉強而能之者歟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  
孝公不廢徙木之令亦可足法而示信者歟節用或  
失於出納之吝愛人或陷於姑息之仁屯膏吝賞古  
人所戒節用之道何以不至於斯失歟博施濟眾聖  
人猶病愛人之仁何以能周而不偏歟使民以時用

農隙也然周公三月而營洛以播民和方叔六月而  
興師以匡王國勞民動衆皆用農月能使民和而國  
定其術安在先儒又謂孔子之言特論所存而已未  
及為政也敢問其所以為政者又何事歟有可枚舉  
而詳言之者歟本末先後之序施為緩急之方諸君  
子講之熟矣其悉陳之毋泛毋略











